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八

詳校官原吉士

臣

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吳紹昱

謄錄監生

臣

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
佳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

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濟曰封者封

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天
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

德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

善本無之字

生民

善曰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

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銑曰伊惟肇始也昊穹天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五臣注作

于辟君也
善曰文穎曰選數也
向曰迄至也

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

善曰

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
者蹈其迹逖者聽其風聲

踵蹈也武迹也逖遠也近良曰踵繼也言歷選列代

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
達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

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也

善本無也字
殽也勝盡也

善曰張揖曰紛綸亂貌湮翰曰紛綸威蕤言衆多也

言自昔之君衆多其湮沒磨滅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

繼韶

五臣本作昭

夏崇號諡

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善曰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

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向曰韶明夏大也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諡歷世

可稱道者七十二君有封禪之事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善曰應劭

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翰曰言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求其存乎皆以有道乃可為也軒轅之前

遐哉邈乎其詳不可

五臣本得無可字

得聞已

銑曰軒轅黃帝也遐

邈遠也詳求也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

五臣作見可觀也

善曰漢書音義

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良曰
五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述美惡亦可見也維

語辭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
也

臣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五臣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也

創業於唐五臣本有堯字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
播植百穀向曰后稷堯臣周之始祖銑

曰創公劉發跡於西戎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
始也孫濟曰公劉后稷之孫也居

於西戎人咸歸其德文王改制爰周質隆大行越成善曰文穎
曰邳至也

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
成也如淳曰越於也翰曰爰於邳大越邇也言文王

改制遂為西伯於周大盛大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
道遂行仁化愈成其功也

豈不善始善終哉

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

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

銑注同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

耳

善曰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良曰言周所以無惡者亦更無異端蓋慎守

先王之遺教

故軌迹夷易易遵也

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二

易並盈鼓切

湛恩龐

莫

鴻易豐也

善曰湛深也龐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

可豐厚也湛音沈

濟曰豐備也言深恩大而備用也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

善曰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

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

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善曰孟康曰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

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故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

翰曰襁褓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在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

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冠出后君揆度元始都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

良曰尤美攸所卒盡也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

周德雖已盡美未有殊甚絕迹之跡可考量於今者今謂漢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向曰言周猶有封禪之建明聖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

亦宜然大漢之德逢五臣作涌原泉勿湑聿曼羨善曰張揖

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湑泉貌徐廣曰湧沒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向

曰炎火也言漢之盛德若火原泉之涌出
流潤不絕也沕涌泉流貌曼羨長多貌
旁魄莫蒲四塞

雲布霧散

善曰張揖曰旁魄布行也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

上暢九垓

古來下汭八埏延善曰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汭謂八方也言聖化上達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

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銑曰八埏謂八方也言聖化上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善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濟曰萬物皆沾天子之德澤

氣橫流武節焱逝

善曰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焱逝遠也濟曰協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

之逝也焱疾風也

邇陋

五臣本作狹

遊原遐闊泳沫

音末善曰孟康曰邇近

也原本也邇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遊其原遠者浮其沫向曰邇狹近也遐闊遠也泳浮

沫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首惡鬱沒五臣本作闇昧昭晰

遊其原流達者浮其波也皆化之也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翰曰天下沐仁惠

之積澤則大惡之積者皆自流沒闇昧之昆蟲閻改懌

善本回首面內善曰文穎曰閻懌皆樂也韋昭曰面向

面內皆調懷天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善

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

至信之德則應也漢書音義曰微遮也遮麋鹿得其奇

怪者謂獲白麟也良曰圓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微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德祥瑞畢見導一莖

六穗於庖犧雙貉

格

共抵

禮

之獸

善曰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

米於庖厨以供祭祀服虔曰犧牲也貉角也柢木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用以為牲銑曰言擇嘉禾之米

用之於庖厨用麟以供祭祀獲周餘珍五臣放龜于岐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也

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向曰獲得也珍寶

也放招翠黃乘龍於沼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

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鬼神渥洼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翰同善注

接靈園語賓於閒閑館善曰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郎之巫長陵女子能與

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園禮待之於閒館舍中濟曰靈園猶所居之處

也是時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鬼神接於奇物譎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閒館之內也

詭倣儻窮變

善曰漢書音義或曰倣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謫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

良曰詭譎謂非常也倣儻謂奇異也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

封禪

向曰欽美臻至也言武帝美哉衆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

蓋周躍魚隕

航休之以燎

照力微

夫斯

善本作此

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慝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善曰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璇璣鈴曰武得兵

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

曰慝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

燎謂祭天也微無也介丘泰山也慝慙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王舟王以為瑞乃以祭天且無

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於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惠 善曰文穎曰大司

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諛順也 向曰大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諸夏樂貢百蠻

執贄銑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樂輸貢賦蠻夷執貨而進也贄夷貨名德侔往初功

無與二濟曰言德齊上古之君功美無雙休烈善本浹洽符瑞衆變期

應五臣本紹至不特創見善曰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 良曰休美烈

盛浹及洽徧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徧天下一符瑞衆變如應期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意

者善本泰山梁甫五臣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善曰漢書

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榮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翰曰望

天子幸于泰山以修封禪之禮紀聖號以為萬代之善美也蓋者辭也況善也榮美也上帝垂恩

儲祉將以慶成

善本無此二句向曰陛下謙讓而弗

發也

善本無也銑曰惡發封禪之契挈三神之歡缺制讓而不為文穎曰弗發往意

王道之儀

善曰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濟曰三神天地人

也缺闕也言不封羣臣慙焉耻也或謂善本不禪絕三神之意

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

善曰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翰曰天道闇

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瑞以示王者若然辭之是泰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也

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

向曰自帝王若如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之禮亦無幾何之跡亦各並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

五臣作可稱於後而云七十二

君哉

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翰曰言

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何得稱有七十二君矣

言武帝不可讓也

夫脩德以錫符奉命

五臣作符

以行事不為進越

也

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

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

善曰漢書

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太山向曰替廢謁申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則修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於太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

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濟曰章明也至尊天

子也浸潤也皇皇哉斯事善本斯作此兼無事字天下之壯觀王

者之丕善本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善曰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

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措紳先

生之略術使獲曜善本日月之末光絕炎焰以展寀錯

措事善曰漢書音義曰寀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

銑曰播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略教絕遠炎照展申案
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惠
如日月之光遠照也以猶兼正列其義被夫飾厥文作
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

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

善本

窮

善曰孟康曰猶因也春秋

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人
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孔
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
義故將欲被飾文辭作述此理以為一經將繼舊六經
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諸儒著書
也藝經也襲繼也攄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

俾萬世得

激清流揚微波飛

善本

英聲騰茂實

善曰

蜚古飛字也良曰俾使騰傳

也言使萬世之後激揚大
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

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

稱首者用此

向曰永長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明王所以長保大名為王者之首者用此道也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善曰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向

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也

於是天子沛

普蓋切善本作佈

然改容曰俞乎

朕其試

五臣作誠哉

善曰張揖曰佈感動之意也許背切佈或為沛銑曰沛然溫潤貌俞然也朕

我也言我誠往哉將然封禪之意

乃遷思迴慮揔公卿之議詢封禪之

事

向曰揔納詢謀也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善曰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

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

饒也

翰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善曰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
子曰油然作雲向曰天子之德

如天覆萬物
雲行天下也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善曰遊遨也言羣瑞
屢臻故可遊遨也

濟曰壤土也游作也謂
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

滋液滲

疏

漉何生不育

善曰說
文曰滲

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漉音鹿
雨露滋液潤澤滲下於土何物之生者不養也

嘉穀六

穗我穡曷蓄

善曰李奇曰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曷何
曰言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曷何

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

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
之惠化所為潤澤也

非惟徧

之我記

似

布護之

向曰潤澤非惟徧我下人而已蓋君
化分散萬物皆霑也記猶君也布護

分散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五臣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善曰

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韋昭曰名山泰山也言此山禮明神

之位望天子之來幸君乎君乎侯不邁哉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良曰

也滿往般般班之獸樂我君圃五臣作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善曰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斑文陰陽雜也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翰曰般般雜色貌樂遊也

是時有瑞獸見名曰騶虞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旼旼旻穆穆君子之態蓋聞

其聲今親其來去聲協韻也穆穆敬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旼旼和

也態他代切親見其來向曰旼旼明貌穆穆美也態貌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貌蓋曾聞有之今乃

親見其厥塗靡從天瑞之徵乃天瑞之應銑曰言其

來見之道無從他應蓋天瑞以示明君之徵

茲亦

五臣作尔

於舜虞氏以興

善曰文頴

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濟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

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

五臣作與

帝用享祉

善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

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毛詩曰麇麇濯濯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歆享之答以祉福也良曰濯濯游貌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時祭祀有白麟見馳於帝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徂往與車祉福也

三代之前蓋未嘗

五臣本作曾字

有

向曰三代謂宛

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頴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向曰時有黃龍見

也宛宛龍貌

采色炫縣

燿

五臣本從日

煥炳輝

胡本

煌

向曰龍光也

正陽

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善曰文穎曰陽明也如淳曰書

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銑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

人知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本火也今黃龍見當改為土故云受命所乘也

厥之

有章不必諄諄

之純反表以符瑞

善曰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

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

濟曰厥其章明也

言天以其有德示之祥瑞不必衆言以美其道也諄諄衆言也

依類託寓喻以封巒

善曰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

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事當諫喻以封山之事

也巒山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

德兢兢翼翼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向曰披覽藝文圖書

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銑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答天子之德而天子猶

兢兢而懼翼翼而恭

故曰於

音烏良曰歎美之辭也

興必慮衰安

必思危

善曰太公陰謀機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向曰此言天子能致和平化尚猶恭懼此興而

慮衰安而思危也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

格典顧

省闕遺此之謂也

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

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向曰祇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

武帝亦
然也

劇秦美新

并序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

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
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善曰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允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

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
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新
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
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
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

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中散
侯將軍卿大夫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銑曰謂莽也

臣雄經

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五臣本作惠

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位

善本無位

愧無以稱職

濟曰渥澤惠恩比類也言蒙澤恩拔於倫類與羣臣並位自愧

無才以當職事也稱當也

臣伏惟陛下

善本有以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

明尚古

善曰書曰若時登庸又曰欽明文思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

翰曰庸

道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善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精

善本作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

並神明

善曰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良曰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

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也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

也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曰新德謂莽

之德也罔無也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善本無文一篇以彰漢氏

之休臣嘗善本有顛眴縣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善本

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通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銑曰顛眴謂風疾也犬馬雄自

謙賤比於莽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濟曰章見也

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

亦臣之極思也

善曰莊子弇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臣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向曰究盡也

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

睢睢

許惟盱盱

音吁天地未開

善曰言混沌之始

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魯靈光殿賦曰鴻荒樸略厥狀睢盱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

翰曰權輿始也祛開也睢盱盱視不分或玄而萌或

黃而牙

善曰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良曰玄天也黃地也

言其色蒙籠始生萌芽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

音吁既開玄黃分判故天

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向曰剖判

分也上下天地也言天地之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善曰言初

氣相蒸而生萬物也嘔蒸也

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焉蓋將治也銑曰天地既分是有萬物在乎混混茫茫

五臣本作混茫混茫之時善本聞罕漫而不昭五臣本作照察世莫

得而云也

善曰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

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翰曰混茫混沌之氣也豐聞罕

漫不明貌言此當時事物不得厥有云者五臣無上罔

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其實

顯於犧

善本皇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義為三皇故曰

作義

義皇

向曰其有可云者無有明於伏

犧之皇者也周無也中莫盛於唐虞彌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合

宗族于成周銑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司馬遷書

曰仲尼厄而作春秋翰曰孔子不見用於時故脩春秋因而發思也言神明所祚兆民

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良曰

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託者獨

秦崛求勿切善起西戎秦岐雍之疆善曰史記曰秦自非子為

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濟曰因襄文宣靈之僭跡善

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良曰襄文宣靈並

秦公諡也言始立基五臣本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善曰

皇因此跡而起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武王卒立異

母弟為昭襄王文王卒子莊襄王立翰曰秦至孝公

始稱王惠文昭莊並秦王諡也茂盛奮至政破縱五臣

起也言秦盛起本從此諸王為首也容切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五臣本盛從鞅於

儀韋斯之邪政善曰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

衡人散之佐秦者也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

良曰政始皇名闕東為從闕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

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專擅其威也向曰始皇馳騫起

盛從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

翦恬賁奔之用兵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人曰

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

人曰蒙恬攻齊大破之翰曰馳驅白剋楚滅古文刮

起王翦蒙恬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剋楚滅古文刮

古語燒書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向曰剋

削也刮除也言弛禮崩樂塗民耳目

善曰禮稽命微曰文王見禮廢樂崩

道孤而無主也六韜曰先塗民耳目

遂欲流唐漂虞滌

殷蕩周

善曰流漂滌蕩並謂除去其禮法也濟曰

難然除仲尼

之篇籍自勒功

善本善曰難古然字

作公業善曰難古然字勒記也翰改制度軌

量咸稽之於秦紀

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向曰稽述紀記也言述之

於秦史以記其事

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

良曰耆舊碩大也大老謂

老儒也
遜逃也

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

狙

七孟古

而不臻

善曰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鬻人也又曰獼犬不可親附也

銑曰鳳凰麒麟皆以泰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獼犬鬻人者也

甘露嘉醴景曜浸侵潭

之瑞潛

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濟曰此

瑞潛而

大第

浦沒經賁

隕巨狄鬼信之妖發

善曰第彗星也穀梁傳曰

星字入北斗字之為言猶第也步內切第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

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向曰第神歇靈液善妖星也賁落也始皇時彗星見餘同善注神歇靈液

作

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

平聲也言神靈歎其舊緒

善曰繹猶緒

不福佑之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弑劇甚也言促甚也

良曰天地神祇以

泰無道之甚故歎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

帝王之道兢兢乎不

可離已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言為君之道兢兢恐懼不可離於身也

銑曰兢兢懼也

夫能

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慝

善曰貞正也言既正且明

故祥瑞咸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競集也昧或為蔑濟曰窮極皆多也回邪也言帝王貞明者多祥

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慝也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

全

善曰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

向曰覽古者憑仁

義而感應瑞而尚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微有意言漢有

仁義之德

尚缺矣

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

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

翰曰若順也又曰有談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比跡

於桀紂

之王

況盡汛

五臣作訊音信

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

私而能享祐者哉

善曰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

萇曰洒灑也洒與汛同所買切

書專用已之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訊除也

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

音攝

善曰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滅秦道自

宛葉

向曰奮迅

威武貌宛葉地名

自武關與項羽

五臣

戮力咸陽

善曰漢書

曰初高祖將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峽下秦軍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銑曰項羽

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也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

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

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

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善曰漢書

曰淮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

蠲占玄反

善曰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

曰尤甚如

五臣儒林刑

五臣作形

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

善曰歷紀歷數綱紀也定刑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興焉

秦

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

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

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良曰：言漢繼秦餘近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不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善曰：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濟曰：典則弛廢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善曰：善

言天道既極，歷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逮至銑曰：漢道已極，歷數窮盡，闇昧忽亂，道散不還。

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

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向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興稍寬。

其猶未能至，治道極數盡朴，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還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玄符靈契。

黃瑞涌出。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

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瑞多翰津必
曰玄天黃地也言天地符氣祥瑞皆見於時也

渤善本沕勿湑聿川流海濇音庭良曰言祥瑞多如
作沕

水流貌雲動風偃霧集雨散善曰言衆多也誕彌八圻五臣上

陳天庭善曰八圻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濟

從化如風偃草霧露潤集布散天下震聲曰景炎光飛
大廣於八方之境德聲上陳於天庭

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善曰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

易曰震為雷炎光曰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
遠也天淵達於天下塞於深淵項岱曰上達皇天下洞

重泉不可辭讓言難也向曰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
仰如日景在天炎盛之光萬國歌謠響飛滿於天淵之

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也

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

善曰尚書曰明王奉

若天道

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至尊之位也

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

兆規萬世

善曰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兆規萬世也

也言創治下人規萬世也

奇偉個

天歷儻譎詭天祭

五臣作際地事

善曰言衆瑞所

以咸臻者由能祭天事地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偉大也

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

速也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八

章

善曰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

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十八章謂錄之為書如篇章然也

登假

格皇穹鋪衍下土

非新家

五臣本作室

其疇離之

善曰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離應也

良曰登上格至穹天鋪布衍廣疇誰離治也言美卓哉聲上至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治之若此

煌煌真天子之表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表儀也

若夫

白鳩丹烏素魚斷地方斯茂矣

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衆紹書曰殷湯有

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駿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周以白魚為

瑞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杖劍斬地分為兩道開也銑曰湯有白鳩丹烏之瑞武王有白

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蛇之應此之於此為輕蔑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

善曰格至也言

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祖

翰曰格至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

管

皇王纘帝

五臣本無纘帝二字

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

亡

五臣本作已

豈如

善本作知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

善曰論語子曰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委亦積也

向曰纘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

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無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新室

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

旁作穆穆明旦也

五臣作亦

不寐勤勤懇懇者

非秦之為與

平聲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

善曰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

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銑曰穆穆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自用

心驕逸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善曰言不

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愷和也是

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

肩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

善曰言以文雅為囿以禮樂為場

紹繼也

翰曰秘書之府

良曰肩嗣紹繼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

懿律嘉量金

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

善曰作煥炳

照耀靡不宣

臻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

之典籍也宣徧也臻至也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者神卦靈兆卜文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

而正之均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發而明之炳
煥照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宣之無所不至臻至也

式軫軒旂旗以示之

善曰式用也漢書曰恭立大夫卿車服黻冕各有差軫軒皆車也尚

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向曰式用也軫軒車

也旂旗旗名也車服揚和鸞肆夏以節之

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鸞

趨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銑曰揚動也和鸞金

鈴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節也施黼黻衮冕以昭之

善曰言制服有差亦

明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濟曰以衣服昭其等差也

正嫁娶送

終以尊之

善曰漢書曰恭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曰正天下吉凶之禮以知人之次序焉

良親

九族淑賢以穆之

善曰漢書莽詔曰姚媯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五姓世世

復無有所與

翰

夫改定神祇上儀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

曰改定祭神祇之禮使得其中

欽脩百祀咸秩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詔

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咸皆秩序也謂敬百祀皆得次序也

明堂雍臺

五臣本作辟雍

壯觀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講藝之所

九廟長壽

極孝也

善曰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

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隲壞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養食堂既成名

曰長壽宮養士卷切與饌同 銑曰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養食之

堂制**成六經洪業也**

善曰漢書莽奏立樂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翰曰洪

也**大北懷單于廣德也**

善曰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上書募徙聖制以誑曜太后濟曰懷來

也單于**若復五爵度三壤**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

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向曰若順也五爵公侯伯子男也壤田

也言民田有**經井田**

善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

三等之給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良

免人役

善曰漢書曰莽令更

曰經營也謂田之畝數營而均之

方甫刑

善曰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

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

國曰後為甫侯良曰方比也甫

匡馬法

善曰馬法司馬穰苴之法

也謂成出草車一乘教戎備也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
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
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
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
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良曰匡正
恢崇祇庸燁德懿
也司馬法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也

和之風

善曰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爾
雅曰懿燁美也翰曰恢大祇敬庸用燁盛懿

美也崇賢良敬而用之
此盛德美和之風也

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善曰搢紳謂經儒之人也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
箴諫瞽誦詩士傳言諫過也向曰搢紳儒生也言廣
用儒生講習經義以為箴
規諷誦之道也塗道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

階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
容易曰鴻漸于陸銑曰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

庭漸階言多也漸進也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積

善本作韞善曰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櫝與韞古字通音讀韞曰俾使緒業也布濩分散貌衍廣也韞積藏

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也

郁郁乎煥哉

善曰論語曰

又曰煥乎其有文章郁郁乎煥哉盛美之言也

濟曰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

允塞

善曰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濟曰允信塞湍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

也罔無夷平也

姦宄寇賊罔不振威

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向曰無不振懼

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

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姁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嫡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向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著盛也黃帝虞舜恭之先祖帝典闕者已

五臣本作以

補王綱弛者已

五臣本作既

張炳炳麟麟

五臣本作煒煒

豈

不懿哉

善曰麟麟光明也麟與熒古字同用翰曰炳炳煒煒盛明也懿美也

厥被風濡

化者京師沈潛甸内帀洽侯衛厲揭

綺

要荒濯沐

善曰言風

化所被近者邇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論語曰深則厲淺則揭銑曰被及仁風霑濡淳化

者則帝都且深矣沈潛深也帀洽謂被霑風也侯衛要荒遠服也厲深霑也揭淺霑

也良曰甸内謂近都邑也

也濯沐微霑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

而述

善本作術

前典巡四民迄四嶽

善曰言法

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也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增封泰山廣善本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嶽申宗祀之儀無廣

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

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向曰典常也蓋受命曰

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

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向曰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

也 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庭海通瀆之神咸設

壇場望受

五臣無受

命之臻焉

善曰言恭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

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

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至渟深也受命謂恭也臻至也

回面內嚮

五臣作向

喁喁

魚恭如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

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 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內向謂順服於君喁喁衆口喜悅貌帝

者雖勤讓

善本無讓

惡

烏

可以已乎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 翰曰帝者

謂恭也惡辭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欲勤為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也宜命

賢哲作帝

五臣本無帝字

典一篇奮

善本作舊

三為一襲以示來人

摛之罔極

善曰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良曰宜作帝典一

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襲行於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使無極也摛舒奮振罔無也

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

善曰巍巍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栗

栗危懼濟曰令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

臭許馨香含

甘實

善曰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含之曰令天下常臭聞馨香之譽含甘美之實德

向鏡

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

善曰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翰曰鏡鑒也聆聽

也言天下訢謠清和之正聲

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

善本作庶績咸喜善曰尚書

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
銑曰工官伊惟凝成庶衆績功越邇熙廣也 荷

天衢提地釐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 向曰天下之

士皆欣荷天道之亨通統其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理也 斯天下之上則

已庶可試哉

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之上則也近可試為之

典引

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

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孟堅

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五臣本作

郤萌等召詣雲龍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畧曰尚書郎北海展隆

然七畧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翰曰謂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

小黃門趙

宣

向曰小黃門宦者

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

語中寧有非邪

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贊始皇語中何處有非也寧猶何也

臣

等對曰

善本無等字曰字

此贊賈誼過秦篇

向曰司馬遷秦始皇贊中全述賈誼

此篇以明秦事

言作善本

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

翰曰僅劣

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為輔佐秦亦未滅謂是時無賢佐

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

言非是

翰曰固對此贊以過秦篇為非是也

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

將見問意開寤耶

五臣本無將見問意開寤耶七字

臣具對素聞知狀

銑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之固終奏聞此論為詔非也固又具對本所聞知是非之狀於帝矣素本也

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

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

當世非誼士也

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刑故乃反微其文譏刺朝廷貶損漢世非義士也

馬相如洿行無節

濟曰謂私於卓氏女

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

向曰周備也

至於疾病而遺忠

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子之德遺其忠跡而死

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

遷遠矣

銑曰言相如此此賢於遷相去遠也

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

惡不遺細微

善本作微細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

史見意亦無以加

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之論也因史見意謂修春秋褒貶之

事

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

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深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

臣固頓首

善本又有頓首二字

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

善本

實

向曰惟思靡美也

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

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自才

及前人至觀隨和者難為珍五臣本無此一段

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

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

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明之盛德所冀萬分而得

其一猶樂

善本無樂

啓發憤懣

善本作滿

覺悟童蒙

銑曰樂謂樂為其事也

光揚大漢軼聲前代

五臣本作世揚大漢之美過聲於前世聖帝明

良曰軼過也言光

王也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

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

因熅熅

於云反

蔡邕曰易太極是生兩儀烟烟熅熅

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初也元始也兩儀天地也

烟熅天地之氣

有沈而奧

有浮而清

蔡邕曰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善同邕注

向曰奧深也言混沌氣有重濁而沉深為地有浮輕而清為天也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蔡邕曰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

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也沈浮之氣相交雜衆類混合而成

銑曰肇命民主五德

初起

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

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足法也

同于

草昧玄混之中

蔡邕曰易曰天造草昧混猶溷濁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同經于

草創冥昧玄混之中

踰繩越契寂寥而亡

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蔡邕曰言結繩書契以往其道寂寥而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 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之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亦莫不開

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夏乎其書猶可

善本無可

得而脩

也

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

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 事 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

物者莫不始於太昊之主以為帝皇之首上古遠乎其書尚可得脩治也闡開也繹治也夏遠也

亞斯

之世

善本作代

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昊以上變通神化

其光不見則難可知也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

冠德卓綽

善本作絕

者莫崇乎陶唐

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

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黃帝德冠帝位
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綽寬
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之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
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

五臣本作有虞虞

亦命夏后稷契熙

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蔡邕曰天

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
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
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
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
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
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

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禪

舜舜亦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達成湯之業湯復達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以為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謂堯也

恒文非彛倫數而舊章缺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

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數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亢龍悔窮之災日月暗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脩之易云亢龍

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曰：月星也。彛常倫理，數敗也。舊章古書也。故先命玄聖使

綴學立制。

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

行也。

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玄聖之教。者使綴於學，數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

宏亮洪業

表相祖宗贊揚迪哲

善本作詰。蔡邕曰：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

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詰之德。向曰

宏大亮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舉洪業立助祖

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備哉粲爛真聖

善本作神明之式。善本

哲之跡謂聖王之道。

字向曰：古道既備，粲爛

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

然其有文章也。式法也。

無褊矣。蔡邕曰：茲孔子也。

善曰：謂臯陶后夔阿衡周

茲褊矣。

旦也。密勿，儼也。

銑曰：褊小也。言古道之興

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則雖皋陶之徒儼
俛同心為之輔佐功成德廣此亦小也

聖宸

五臣本
作辰

居其域

蔡邕曰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共之

翰曰同蔡注言

有德也
域所也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
躍于淵向曰天命既

至則候時而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文明而人利
見之似龍躍於淵自試欲飛之意也易乾卦九四云或

躍在淵
自試也

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

銑曰拊翼未舉欲
飛也紛紜盛多貌

海

內雲蒸雷動電燦

必搖反
德振動也

良曰威
飛也

胡縊

一智

莽分尚

五臣

作不涖其誅

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
天之所為先除也

善曰史記曰始皇崩

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
趙高乃使閹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皇四

年十月漢兵徙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皆已自誅繼而死也

然後欽若上下恭輯

善本作揖

羣后正位度宗

蔡邕曰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

侯正位居尊也

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

向曰欽

敬若順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尊號

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后有于德不台

諸侯也度就宗尊也

五臣本台作怠

字兼有嗣字

淵

穆之讓

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也

善曰尚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推而尊之乃特讓于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淵深

穆美也

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

蔡邕曰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於牧野善曰言

漢取天下無名號

師衆陳兵誥誓勸勉秉旄奮撫之容

撫與麾音義同

銑曰靡無師衆矢陳敦勉也言二聖取天下無號令兵衆陳列勉勞奮擊指

蓋以膺當天之

正統受克讓之歸運

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向曰言當天心之正理以

膺天命授堯堯能讓歸功之運也言堯允恭克讓漢受其福也

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

之弘陳云爾

蔡邕曰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

宗故曰佐

翰曰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道亦

如輔佐漢室矣禮樂既盛故云蘊也

洋洋乎若德

良曰洋洋美也若順也

帝者之上

儀詰誓所不及已

恭邕曰本事曰詰戎事曰誓濟曰詰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儀則尚書

所載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

責士可探也

恭邕曰洪大也纖細

也善曰周易曰探蹟索隱

銑曰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纖細

也蹟幽深也

並開迹於一簣

善本作匱

同受侯甸之

五臣本有所

服奕

世勤民以方伯統牧

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簣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

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簣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

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翰曰湯及文王累世開迹自於卑微如起一簣之士以成其山漸為諸侯

奕世勤勞以撫下人為一方之長統養百姓也簣土籠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長牧養也

乘其命賜

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蔡邕曰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

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向曰湯丈二王皆承夏殷之盛用討不敬也弧弓也黃鉞金飾斧也韋顧黎崇皆國名也皆不敬也至于參五華夏京

遷鎬

皓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遷京於鎬毫也論語曰

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向書湯誥曰王歸自亳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良曰周后稷至公劉遭夏亂去邠之豳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子所居曰華夏京大也鎬毫

地遂自北面虎螭其師草滅天邑

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

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用龍虎之兵攻滅桀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

護有慙德不其然與

蔡邕曰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銑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武護亦猶於同蔡註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此

烏穆猗那翕純皦

校 繹

亦 蔡邕曰周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

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翰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猗那皆美也翕純

皦繹盛明之貌皆謂大也

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

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向曰嚴敬殷厚薦進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帝也 發

祥流慶對越天地者

蔡邕曰對答也 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 濟注同

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蔡邕曰烏奕光曜流行貌 善曰言二代以臣

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 向曰烏長奕盛克能也自

猶事也言所以長盛千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

藻朗而不渝耳

五臣本無耳字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

善曰言二代神明其

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銑曰誕大朗明渝變也言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而不變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

殷陶周

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善曰楊子法言曰甄

陶天下其在和乎李注曰埏埴為器曰甄陶

向曰矧

况也泝上也况我大漢以堯為基上測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

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

長之甄陶而成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龍襲四宗之緝熙

甄謂以土燒器也蔡邕曰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考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

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 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良曰緝熙

明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
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向

曰言天子神靈如日照天下 仁風翔乎 五臣海表威
也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 作于

靈行乎鬼區 蔡邕曰鬼區絕遠之區也 善曰尚書曰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

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慝 善本
銳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國也 作匿亡無回而

不泯微胡瑀 五臣本作頤 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
作頤言皆養也 濟曰邪惡者

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
而養之慝惡曰邪瑣細顯養也

績匪堯不興 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
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善曰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
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才明成其
功非堯不
能興也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古

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
下毛萇詩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翰曰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之
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策使聞於
天下政教流訓於時則
非漢德不弘其道也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蔡邕曰言

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胸臆側匿盈縮之
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
子曰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
向曰經緯猶
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出其道
外

運渾元內需豪

五臣作毫芒

善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言巨細咸被

也 濟曰外則運行造化之氣內則渥恩霑性類循五
於微細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也臣

修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銑曰
性生也品物謂萬物也亨通

也言物得所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
其已久矣

宇宙尊亡與亢蔡邕曰上下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善
曰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入為

百王之君也 良曰帝世謂與堯繼世也 翰曰德臣
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

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宇宙 乃始虔
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者亢敵也

聳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蔡邕曰聳亦
勞也 善曰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向曰虔敬也聳

勞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謹敬勞謙戒慎自貶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定之理不敢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

平

之事渙揚寓內

恭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

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

善曰禮記曰聖人鉤曰遷正改正朔

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樂渙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視也寓內天下也

宗之髮髯雖云優慎無乃憊死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

僉爾

五臣作人

而進曰

蔡邕曰慎而無禮則慈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

三年毛詩曰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向曰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三

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

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

也三事三公也察官僉皆也

向曰高祖之則也

俯蹈宗軌

銑曰俯下也世宗武躬奉天經善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

良曰孝

惇睦辨章之化洽

者天地之經言天子身行孝道

善曰尚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

字通也

輪曰惇厚九族和睦上下辨析章服其化已

矣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祖頰反恭邕曰懷安也保養也善曰巡靖

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濟曰巡謀天下衆庶之人懷安鰥寡之

徒其惠決

燔扶

瘞懸

善本作縣

沈肅祇羣神之禮備

善曰爾雅曰祭

也決洽也

燔祭地曰瘞埋祭山川曰度懸祭川曰浮

沈向曰此言祭天地山川也肅祇皆敬也

是以來

儀集羽族於觀魏

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

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

闕也肉角馴毛宗於外囿

蔡邕曰視明禮脩則麒麟來應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

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馴於外囿之中馴順也毛謂獸也

養獸之擾緇文皓質於郊

蔡邕曰思睿信立則白虎擾處曰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善曰騶虞也翰曰擾游

緇黑皓白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

升黃輝采鱗於沼

蔡邕曰聽德知正則

黃龍見善曰禮記曰龜龍在宮治濟
曰此謂黃龍也天子有至德則黃龍見
甘露宵零於

豐草

蔡邕曰德至天則甘露降善曰毛詩曰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銑曰宵夜豐盛也
三足軒

翥於茂樹

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善曰楚
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向曰三足鳥也軒

飛貌翥
飛也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瑞

者朝夕坰牧

蔡邕曰天子寢內也良曰圖牒皆圖書
之類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也林外曰

坰外
曰牧

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

翰曰日月之
下邦畿之內

奇異卓犖之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
方州帝都也洋溢言多也要荒遠國也

昔周

善本
姬

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蓂

莫侯之事耳

善曰素雉白雉也太
公金匱曰武王代殷

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尚書帝驗曰
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
惟拒惟枉爾雅曰拒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麥薛
君曰麥大麥也向曰昔周成之時有白雉赤烏之瑞
黑黍黃麥之秀皆為君臣動色左右相趨銑曰謂周之
瑞也拒黍麥也君臣動色左右相趨銑曰謂周之
君臣喜悅其

嘉瑞故動色

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
又曰小心翼翼爾雅

曰翼翼敬也毛詩曰奉璋
峨峨向曰皆盛多貌也

蓋用昭明黃耇承聿懷之福

恭鬯曰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恭黃耇濟曰黃耇聿脩懷安也言嘉此瑞者蓋用昭

善曰尚書曰嚴

明鬼神之感敬畏上天之命奉脩先王
之美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

亦以寵靈文武

貽燕

五臣作宴

後昆覆以懿鏐

善曰左氏傳蓬啓疆曰虢見
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覆以美盛之德也寵益貽遺宴安

昆嗣懿美

豈其為身而有顓

五臣本無而有

辭也

向曰成王

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為專擅之辭也蓋以光祖考之德

若然受之亦宜勤慤

而深

旅力以充厥道

恭邕曰慤思也旅陳也受命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

向曰若如此

之事以充美祖考之

道也慤思旅陳也 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秘寶以

流其占

恭邕曰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

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向曰啓開也恭館置金滕之所也金滕周公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

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東廂也秘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傳其占

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

視而行之

翰曰亮信章明智也言圖書者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也

孔繇先命聖

享也

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孔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

濟曰

也繇道乎信也

體行德本正性也

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所履今天子復蹈之

逢吉

丁辰景命也

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命也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

於嘉辰此王

順命以創制

蔡邕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創立封禪之制

因定以和神

蔡邕曰制定作樂以和人神曰因天下治定以和鬼神以事封禪

禪
答三靈之蕃

頌

祉展放唐之明文

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

功臣頌尚書璣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明德矣蕃多祉福展廣也放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 五臣本 心瞻前唐謂堯也

顧後

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張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

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向注同

宣茂清廟憚勅天命也

五臣本無命字

也作乎

善曰茂輕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毛詩序

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勅天之命 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以開洪業以示

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清廟祖考廟也勅告也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

作者七十有四人

善曰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遂古

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加之二漢
是七十四人也 向注同降下爰於此謂漢也 有不

俾而假素罔光度

五臣作慶

而遺章

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言不使之而尚假竹素

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

銑曰言自古君

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勒素牒無大慶之瑞亦妄遺

跡於書傳俾使罔無

今其

五臣本

如台

貽

而獨闕也

善曰

光大也章謂書傳也

作有

如台

貽

而獨闕也

善曰

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良曰自封

禪之君豈有如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於此禮也

是時聖上固以

五臣作已

垂精遊神苞舉藝文

濟曰將脩封禪也

屢

訪羣儒俞

善本作論

咨故老

翰曰訪問也俞然也咨謀也言天子然納封禪之事謀於故老

問以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

善本作有

覈仁義

善本作誼

之

可否

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蔡邕曰斟酌飲也肴穀食也肉曰肴骨曰穀水深曰淵水本日

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穀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曰斟酌彼行潦又曰肴穀惟旅向曰斟酌飲也饋穀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醉飽也饋肉也穀木實也臻至也

既感羣后之讜

辭又悉經

五臣無經

五繇

宙

之碩慮矣

蔡邕曰讜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

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

銑曰羣后百官也讜正悉

盡也五繇卜辭也碩大也言感百官之正辭知其可以也又盡卜者之大慮以知吉也

將緝

五臣本作

仰蒲萌切

萬嗣揚洪輝奮景炎

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善曰緝使也緝與仰古字通

也翰曰俾使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扇遺風將使萬世揚漢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也

播芳烈良曰扇動播布烈業也久而逾善本作愈新用而不竭翰曰德利於人

而人不厭故雖久而逾新也其德廣遠故不竭也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

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蔡邕曰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濟曰汪汪深廣貌丕大律法疇誰亘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羨唐皇大也再言之美之甚也

文選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良曰贊亦論之通稱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

燕雀

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言弘等皆以大材初因為俗所薄若

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

困俗人所薄驚雀小鳥喻俗人也

遠迹羊豕之間非過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

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

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

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向曰同善注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

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

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

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

位乘已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微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弗及如前人不能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及也餘同善注

羊擢於賈

古

善同良注皆舉用也

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

心計為侍中

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

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

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入曰金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碑以父不降没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斯

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

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銑曰同善注言此

數君之遇亦同類之朋已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倪寬

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篤行則石

建石慶

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謹也

質直則汲黯卜式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卜式言郡

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

固至此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
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

上惟恐後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定令則趙

禹張湯

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藁人至中大夫藁音邵銑同

注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善曰楚辭曰突梯滑稽

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輾轉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
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嫁躋向曰相如與史

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

在左右

濟曰應

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

對謂抗答君上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

誰隆薦閔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協律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閔良同善注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

都尉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濟曰同善注運籌則心計也

奉使則張騫蘇武

善曰漢書

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從武北海上武仗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將帥則衛青霍去

病

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向曰此二人

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也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

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碑日碑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濟同善注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

宣承統纂修洪業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

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繼脩大業謂修武帝故事亦講

論六藝招選茂異

善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輸曰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蒼梁丘賀字長公

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玄成

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銑曰蕭望之脩齊詩同善注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王褒劉向以文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章諫諍見幸於帝

于定國杜延年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

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濟曰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

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

川太守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鄭弘

字揖卿為淮揚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
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
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
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
人守京兆尹能發姦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
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枹鼓稀
鳴市無偷盜良曰言此數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
公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

其名臣亦其次也

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草命

干令升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

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其善
銑曰論者論草魏命之事革改也

言改魏命歸於晉故
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善曰尚書

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
謝次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

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

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尚
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

以質其位不同也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

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

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
天下往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

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
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
鴻黃世及以一臣

本作民也
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
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

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心也
堯舜內

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善曰謝靈運晉書禪
位表曰夫唐虞內禪

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
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

于此文既詳悉故具
引之
銑同善注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善曰周易曰
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
向曰湯伐桀武王伐
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
高光爭伐定功

業也
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
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

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

王莽克定功業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五臣本無時字

隨時之義大矣

哉

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

良曰言各

言也古者敬其事則

五臣無則

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

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

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

時卒闕其事也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幾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銑曰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

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

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

數遂服輿軫驅馳三世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

大將軍

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性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

善采拔

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銑曰言宣帝志性

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

取拔擢也

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

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

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向曰懷來畢盡也

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

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

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

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濟曰隙卑細貌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

任之各盡其事也

故能西擒

善本不從才

孟達東舉公孫淵

善曰干寶晉紀

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

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

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擒執也

內夷曹爽

外襲王陵

善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典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

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翰同善注

略獨斷征伐四克

善曰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也

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四克謂克於四方

維御羣后大權在已

善曰春秋孔演

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也屢拒

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

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濟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言亮

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軍旅屢動邊鄙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

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繼翰曰繼業謂相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

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
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
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
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
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大祖親帥六
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大祖親帥六潛謀雖密而
在幾必兆向曰潛謀玄豐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

異圖用融前烈

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
劉克篤前烈 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

也震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
圖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
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
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
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

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艾為將征蜀破

之庸蜀地名也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

荊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此為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而縛與觀詣聖門范曄後

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餘同善注天符

善本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始當非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善曰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加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

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銑曰非名器崇於周公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

權制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

言文帝為魏輔亦如周公伊尹也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

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濟曰享正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

位居體重言慎法

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

德

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斷

善曰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采斷猶決也

和而不弛寬而能故民

詠惟新四海悅勸矣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君武

帝也初受魏禪故曰新君

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

善曰毛詩曰無念爾

先祖脩厥德向曰聿循修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

腹心不同

公卿異議

善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濬言伐吳便荀勗賈充以為不便也

而獨

無此二字

納羊祜之策以從

五臣無從

善為衆

善曰千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

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樊軍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可乎良曰

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

善本

羣議而仗王杜之決

善曰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

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

以潘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翰曰咸寧武帝年號
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仗持也言持任王濬

杜預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

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
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於鞏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

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銑曰三峽山名桂陽郡名役不二時江湘五臣作湖來同

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
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

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櫬降于濬毛詩
曰淮夷來同也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

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

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

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分萬國諧
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
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
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
太康之中天下

書同文車同軌

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

同文同軌也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

善曰東觀

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
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
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爰毛萇曰爰草
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翰曰餘糧棲畝謂
禾稼之穗於田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
舍宿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
民相遇者
五臣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
無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者大道之行也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

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彥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
向曰謗傳言也

天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

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百世

善本作代

之一時矣

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

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
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
吏平民安

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

善曰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墓未乾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
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母為惠帝母
朝士舊臣夷滅者

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

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

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瑾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翰曰夷誅也族門也

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閔

伯實沈之卻歲構

善曰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閔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閔伯實沈則參商也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

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閔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歲構卻如閔伯師尹

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

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辱污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

至乃易

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

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策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濟同

善注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善曰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良曰人不見

為德但

朝為伊周夕為桀跖

善曰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

有曾史

翰曰言朝居貴顯如伊尹周公之賢久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

善惡陷於成敗

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

夜蟲之赴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

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蛾之

赴明火也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
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

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
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
內外混淆庶官失

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
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向曰混同淆亂庶官失

才失賢
才也
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善曰管子曰循名而
作網解紐
紫實案實而定名名

實相為情濟曰為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
反錯也網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
國政迭移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

草之固善曰漢書曰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

杜回回躓而顛仆
良曰迭更也言亂人彊者更執國
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闕塞之

禁不如結草

以欄闔人

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

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

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

翰

曰李辰石冰二人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為亂

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

善曰干寶晉紀

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復攻青州

銑曰劉

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

二十餘年而河洛

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

善曰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

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

向曰河洛之都皆

為劉曜劉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

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

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

且之政多也

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

廉四曰耻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人也

四維謂禮義廉耻也苟且猶曲從以為政也言晉亡在於此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

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

之何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

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

吏也

善曰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

主當也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

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

善曰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

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

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

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

國之器也

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裂衣裳為旗

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

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

善本無芥字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

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

為奴僕而猶不獲

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

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良同善注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我卒所亂者也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

利害相奪其勢常也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

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

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 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摩
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

若積水于防燎火于

善本

原未嘗蹙靜也

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

玄曰偃潞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 向曰防隈也燎燒也靜息也器大者不可以

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

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

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

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

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 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人已不自主利

者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

善曰左氏傳子

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翰曰上德謂古

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布德養百姓凡主取人以自養

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善曰毛詩曰鴈

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豔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銑曰感而

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感也順乎

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順然後

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

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人

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

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

書曰朱偶宣國威靈審示禍福曰諭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

良求明察以官之篤

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翰曰求明察之人

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知向正道也

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善曰鷦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

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

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

故其人盡力銑曰言悅教

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

胃懷

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記曰愔愔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向曰篤厚也

閭里門銷除也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

義

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

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

乎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良曰干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

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

亂膠結則不遷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深則本固基厚則工安

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

遷也。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

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主，

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人心不遷，故長久。向曰：言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不亡，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

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昔周

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

五臣作下昭顯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

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

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故其詩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善曰毛詩周頌

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稷而得中又

曰實穎實粟即有邠

胎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

成熟也后稷教民種黍稷堯改封於邠就其家室無變更也銑曰實是也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

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邠后稷舊居
堯以有功封之於邠使無變改家室
至于公劉遭狄人

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託

于橐

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遂不忍鬪其民裹糧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

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邠不忍使與鬪乃棄邠之幽幽戎狄地名大曰橐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

也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嶽小山別於

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濟曰陟升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

者或升山或下原反覆重苦也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

之命杖策而去之

善曰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

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良曰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我狄闕也杖策猶拄杖也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善本作帥西水滸至

于岐下

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

漆沮之水而至岐下翰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滸水涯岐下岐山之下周民從而

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

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

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善曰新序

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所從者漸多

每勞來而安集之

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濟曰言以仁惠

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穩其居乃左右而

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鄭玄曰時耕曰宣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

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

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翰曰王季太王之子也貊猶

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

光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

始使之顯著也

銑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

至于

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

周至太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惟新者美

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遂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向曰翼翼恭敬貌昭明也聿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

福祿

善本有者也

善曰毛詩行葦序文以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觀

良曰由此觀之謂

也黃耆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

而其後妃

善本作妃後

躬行四

教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翰同善注

尊敬

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善曰毛詩葛覃

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銑曰師傅女師傳母也澣濯洗浣之衣也

煩辱謂修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

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

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人能正理

於國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

德

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

詩曰肅肅鳬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濟曰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故

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

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

謂諸侯也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

於是

五臣本無是

天下三分有二

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善曰

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

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

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

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紂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

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善曰毛詩七月序也

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

故自

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

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

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如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

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也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

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

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

同及其安民

五臣作人

立政者其揆一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

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豐財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具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今晉

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善曰

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

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

以立官也以固其國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便當時是不及

公劉脩仁恩也

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

毫

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

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教諸桐宮三年復歸于毫思庸也良同善注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毫也毫

太甲都也

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

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

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
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
尚書曰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翰
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
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冲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
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

善作參

分八百之會也

善曰二祖

景文 銑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世祖武皇帝并言二
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武王興兵
而會諸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
侯也

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

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

心之臣 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
王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風俗淫僻

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

善曰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

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良曰

黜退也莊老放誕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談者以虛薄為辯

而賤名檢

善本作儉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惟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晉紀應瞻表曰

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羣俗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

行身者以放濁為通

而狹節信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

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進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狹也

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

君子大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

而笑勤恪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空署

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 是以目三公以蕭朐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

善曰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朐未詳 良曰言時名目三公

皆蕭然自放朐爾無為名稱標著 劉頌屢言治道傳咸

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善曰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

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理法者名為俗吏 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邪正時皆

謂之俗更

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銑曰倚依也仗持曠

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

若夫文王日昃

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

五臣作點

以為灰塵

而相詬病矣

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向曰嗤笑黜辱也言文王仲

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為病者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

慝奔於貨欲

善本從心

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

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

知其實也惡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
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趨
而秉鈞當軸之士

身兼官以十數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桓寬
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
平國家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

機事之失十恒八九

五臣有也字
機事所惣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

之事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
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

而世族貴戚

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
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

銑曰言貴戚子弟皆
不拘資次而超進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

五臣無士
字善曰

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
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向曰悠悠遠貌風塵

喻穢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善曰孫卿子曰天子

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李主曰試官不讓賢 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

子真著崇

讓而莫之省

善曰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

字子真平原人良曰疾時貪競而時君不能省察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善曰王隱

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

見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果於從政

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銑曰傅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其婦女

粧櫛織絰

金女皆取成於婢僕

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雖初鳴咸盥漱櫛

縱筭織經見下句 向曰櫛梳也織
經理繒帛也言皆委婢僕而為之 未嘗知女工絲枲

胥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
里 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周

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
是議 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
之具言食祿之家婦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
人皆不嘗知此事矣

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

戮妾媵有黷亂上下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
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

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
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
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
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

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柔父兄不善
謂陵夫之政勝亦妄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

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

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列女傳宋

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

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况責脩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

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

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

矣銑曰鑿契翼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國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

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

崩弛之所由

五臣有也字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

善曰干寶晉紀曰阮籍宏濟曰阮籍放蕩

不依禮法代以為達人則知禮教崩弛也弛廢也

察庾純賈充之事

五臣作爭而見

師尹之多僻

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

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良曰同善注師尹大臣也僻

不正也

考平吳之功而

善無而字

知將帥之不讓

善曰干寶晉紀曰王渾愧

欲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翰

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之有釁

善曰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銑曰悟覺也同善注言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思此謀則覺戎狄為釁

邪

善曰干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傳咸之奏錢神之

論而覩寵賂之彰

善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

襄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郕大鼎于宋
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濟曰核考也言考
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

治之

善曰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

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
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良曰
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

得之於聲樂

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
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
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翰同善注范變必

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

善曰左氏傳曰范變反自
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

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

一也銑

又況我惠帝以蕩

五臣作放

蕩之德臨之哉

善曰臧榮

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賄

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

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

乎

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擲

之子隨及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濟曰賈后

患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妬忌姪亂事也言懷帝承

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

懷帝承

亂善有得位善曰霸於疆臣

王越摠兵輔政良曰承亂謂

繼惠帝之亂也霸東也疆臣謂東海王越也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

善曰

千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潁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天下

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

然懷帝初載

嘉禾生于南昌

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于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向曰載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

子氣

善曰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及國

家多難宗室迭興

善曰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用事

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

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

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諡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國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

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同相攻周敗縛
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都王

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翰曰同善而懷帝
注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

以豫章王登天位

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
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諡曰孝

懷皇帝尚書
曰天位艱哉

劉向之

五臣
作文

識云滅亡之後有少而

善作
如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

善有
其字朋按愍帝

蓋秦王之

善有
也字

得位於長安

善本又有
一長安字

固秦地也

善
曰

干寶晉懷紀曰國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
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諡曰愍

皇帝銑曰識驗也謂驗于前事也易曰西
南得朋益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而西以南

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

善曰千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

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滅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

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

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善曰尚書考靈耀曰

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向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

所虜也

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者乎

五臣作也字濟曰帝天也

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言豈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

降祥瑞而連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

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

宗元皇帝

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

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作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

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
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
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
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
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
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
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
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
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
之事女御主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
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銑曰夏殷

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善曰毛詩曰靜女其

布務事也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 居有其罪殺之 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

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

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輶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 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

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善曰毛詩序曰閟帷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

寵思賢才 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 所以

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善曰魏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聿脩古義又

禮記有內則篇 銑曰皇后主陰政 閨房肅雍險詖 善本

作險 不行者也 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

險詖私謁之心 向曰肅敬雍和 故康王晚朝闕睢作

諷宣后晏起姜氏請僇 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

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闕睢之歌以感誨之

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嘗過也康王晚朝
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永巷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
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

僭縱軌制無章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弱
侯以強并弱良曰東遷洛邑言王室

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嬴恭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
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
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更而立公
子無虧孝公奔宋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善曰
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
左氏

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沃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銑曰驪姬戎人之女元大

也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

善曰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向曰五子齊

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姬爰逮

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善曰毛詩曰綠兮綠衣黃裳鄭

玄曰今衣綠而黃裳論亂嫡妾之禮也濟曰爰於逮

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刺為淫

亂失明暗之節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

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

列八品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

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

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

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_力

切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

高祖惟薄不脩孝

文祗席無辨

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污

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脩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

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銑曰惟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皇

后同席是尊卑無辨衽席卧席也然而選納尚簡

飾玩少華

善本作飾玩華少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

三千增級十四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

四等

向曰簡少也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姮娥

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

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

之迹前史載之詳矣

濟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

及

光武中興斲雕為朴

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觥為圉斲雕為朴良曰言斲斲雕鏤却

為朴素也

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

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

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

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善作上二十以

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

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常以歲八月筭民

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

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

也詳審淑善哲智也

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

其弊矣

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
銑曰令善閫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

而授與者矯正也可
謂正前後之弊也

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善曰

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
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

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采豈不休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
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

法以遺後世
豈不美哉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

善曰毛詩序曰
魯桓公不能防

閑文姜
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

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

故孝章以下

漸用色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
宗第五子也烜丁達切
翰曰授與也言章

帝之時漸以恩隆好合遂忘潛蠹自古雖主幼時難善作
色與寵幸也

艱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

重器善曰重器神器也 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 潛機蠹蟲冢宰大臣也 重器天子位也惟秦芊

名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善曰

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

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向曰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漢仍其

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

朝者六后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陽帝崩鄧太后與兄臨定策禁中立

之入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
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
之入曰靈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
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
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
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
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
安宮 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
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
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閻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莫不定策帷帟

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
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

岸之下

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

語子曰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狎宜獄良曰帟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久長

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縲繞也縲墨索也紲牽也圜狴獄

名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

善曰運命論曰

前鑒不遠履車繼軌王隱晉書曰漢武商貨繼路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宏後漢

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工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翰曰踵足也軛車轆也連足繼路以

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

神寶

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人

運一終也銑曰陵夷微也

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善曰毛詩

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北雞之晨惟家之索向曰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

耳揆理也

故考列

五臣作烈

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

同居正號者並列乎

善作

篇

濟曰行迹謂所行之事正號謂嫡后

其以私

恩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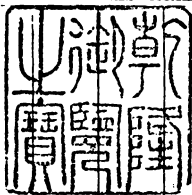
列傳其餘無所見

善有則字

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

漢外戚
傳也



文選卷四十九